

## 百姓纪事

## 露天电影

◎李国献(河南舞钢)

事物都有“时区”，正如人类，有长寿星，也有短命郎。石磨、木犁拖累了毛驴、耕牛两千多年，露天电影与之相比只能算是昙花一现。然而，它像英年早逝的王勃一样，在影像界也留下了“滕王阁序”。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的芳香才从城市飘到农村。城市有一个固定场所叫电影院，红男绿女凭一张小纸票，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对号入座舒舒服服甜甜蜜蜜消磨一段时光。而农村就不一样了，打麦场上、村头空地都可以放电影。人民公社的放映队应邀到一地演出，早早把两根木杆竖起来，或者选两棵间距合适的大树，在上面扯一块白布，空场上摆一张桌子，桌腿上绑一根竹竿，竹竿上挂一个爱迪生发明的灯泡，单等太阳落山便开始放映。那时候农村没有电，汽油发电机是放电影的必备神器，只要听到“突突突”的响声，嗅到发电机排出的油烟味，电影就快开始了。

那时候，村镇或厂区放电影，消息像蒲公英的种子风传十几公里。吃罢晚饭，三五成群，扶老携幼，赶庙会似的涌向电影场。近的搬把凳子，远的就地取材找块石头，偌大的空场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前边的人坐着，后边的人站着，外围的人站在长凳上。那些矮个子小朋友扯圈转也看不到银幕，索性爬到墙头或树杈上，要不然就蹲在背面看个“翻版”。这样的露天电影场夏天不避暑，像猪八戒进了妖怪的蒸笼；冬天不挡寒，像孙悟空被魔法冻成了冰块，但观众的热情丝毫不减。

当初，人们掂着双腿跑十几公里看到的也只是小银幕黑白电影，《地雷战》《地道战》《黑山阻击战》这些“滕王阁序”都是从两根杆子扯的那片白布上装进人们记忆里的。稍后，有了宽银幕彩色电影，更是吸引眼球。每当新片问世，电影拷贝少，供不应求，放映人就发明了“跑片”，即同一部影片打一个时间差在两个不同地点同时放映。一个地方先放第一片，另一个地方加演一个小节目稳着观众，叫“等片”。直到工作人员把上个地方演完的片子送过来，电影才能正式放映。如此这般，两地观众都能看到同一个拷贝放出的电影。如果遇到放映环节或跑片环节出了问题，片子连接不上，又该等片了。尤其是在故事情节推向高潮时，出现这种情况，大为扫兴。

花开花落，进入新世纪之后，科技生产力走进了春天，电子技术像插上双翅的小鸟漫天飞翔。先前凭票购买的电视机掉了身价，家电下乡还给补贴，富裕起来的农民从小屏幕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大屏幕彩色电视机。这种彩色电视机在电视柜上还没坐稳，又从闭路“大脑勺”换成了网络“平面孔”，投影机也屈尊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人们足不出户即可观影，谁还掂着双腿跑十几公里受热挨冻看露天电影？

事物“时区”的长短，与生产力水平成反比。露天电影之所以昙花一现，正是新时代科技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结果。



## 半坡羊

◎杨斌(河南鲁山)

鲁山县梁洼镇东南3公里，有一个行政村叫半坡羊。听到这个名字，我很自然地想到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远古的风从我身边吹过，半坡羊就有了一半诗意，一半沧桑。

半坡羊是一个石头部落。石墙黛瓦石头房，石桌石凳石板路，就连喂牲口也是用的石槽、石臼、石碾、石磨、石碾随处可见。

半坡羊的原始风貌基本完整，独特的古建民宅均匀散布在三面环山的半坡上，所用石料就地取材，拙朴大气，与一些青砖黛瓦的现代建筑交错排列，古典美与现代美完美糅合。

半坡羊的历史已有2000余年，明朝洪武年间，半坡羊村的高姓、贾姓、王姓祖先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至此地，从事农牧业生产，在这里繁衍生息，不断壮大。

至于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富有画面感的村名，村中老人告诉我一个传奇的故事。

相传公元8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兵征汉朝宗室后裔刘秀。刘秀兵败，途经半坡羊时，追兵迫近。刘秀和将士人困马乏，急需藏身隐蔽。放眼四周，光秃秃的山上，只有一群羊在散乱地啃草。刘秀向放羊的老汉求救，老汉让他们把战袍反穿，战袍的里子都是白色，混入羊群，远远望去，真假难辨。这时天色突变，乌云翻滚，大雨倾盆，羊群、士兵以及满坡的石头似乎都在慢慢地蠕动。王莽军队追至跟前，问放羊的老汉：“这都是些什么东西？”老汉漫不经心地回答：“半坡羊。”于是“半坡羊”作为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刘秀脱险后，羊群化成了石头，有的宛若悠闲的山羊，

有的酷似执戈的士兵，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风蚀雨浸，成为一沓沓片石，一层层页岩。就像书本层叠起来的纸页一样，写满了半坡羊的传奇。

摆脱了追兵的刘秀来到半坡羊村最高峰东岭之上，坐在一块大石上思绪万千，看着远方山坡上的羊群，再低头看看自己，发现靴子上都是黄泥。刘秀大悟：“怪不得我逃不出王莽的追击，原来是靴子上的黄泥太重了。”刘秀命人把靴子上的黄泥清理干净，从此战争有了转机。半坡羊东岭是一个滑石坡，满坡都是滑石，形状怪异，在坡的最高处却有几平方米黄土，传说就是刘秀靴子上的黄泥遗落在了这里，后人在此建了“靴底庙”，纪念这位开国皇帝。那眼刘秀饮用过的“圣水井”，依然清澈见底，坐落在半坡羊的时光里，始终流淌着岁月的源泉。

随行的半坡羊村委会主任高现国说，他的祖辈就是做石匠的，父亲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不仅可以打造石器，还可以做精致的石雕。破石头是一项技术活儿，要顺着青石的纹路，用铁钉钻出一排细密的眼儿，晚上用坚实的木楔子楔进去，夜里不停地浇水，使木楔膨胀，达到一定的张力。这样坚硬的石头在外力作用下，被一页一页地揭起来，并且每张厚薄均匀，薄的可以做片瓦，厚点的可以做砖块。

半坡羊的石头在巧夺天工的匠人手中，像变幻魔方一样，雕琢成狮子、小象、麒麟等，端坐在石房子的门口，和你来一场千年相视。

走出传统村落半坡羊，恍若走出一部石头记的史诗。期待半坡羊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滴水穿石的柔韧和石破天惊的嬗变。



## 稿约

追寻乡土文化根基，采撷鹰城往事遗珠。本版《鹰城风物》栏目所刊稿件或写本地岁时风土、民俗风情、古建遗存，或记饮食游乐、文人雅趣、世相风物，期待本地文友、鹰城游子赐稿，稿件要求千字之内，行文有趣。

投稿邮箱:wbfk@pdsxw.com。

## 特殊团队

◎朱辉(湖北武汉)

我们家三兄弟三个样，而且都不像父母。一家人出门，陌生人完全猜不出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近几年，情况却有了很大改变。

首先是看着我们长大的邻居王大妈，居然分不清我和大哥了。

“你是毛毛还是辉辉？”每次遇到我，王大妈总会先问一句。我告诉她我是辉辉，王大妈便会感慨道：“你们小时候一点儿都不像，怎么长着长着变成一个样子了。”

重要的话说三遍，王大妈不止说了十遍。然而照了照镜子，我和大哥似乎完全不像。

“那位王大妈老眼昏花，听妈说，她看人只看得见一个大致轮廓。可能因为你和大哥经常走动，肢体语言越来越像，所以王大妈用模糊的眼光，‘概括’出你们很像。”妻子分析道，我觉得颇有道理。

“你是辉辉还是二宝？”近几年给远在老家的叔叔、姑妈打电话，他们往往也会先问一句。可能因为我不常打电话，而他们还没学会存手机号。搞清楚我是谁之后，他们每每感慨“你们俩嗓音完全一样，不报上名字，都不知道在和谁说话”。

我和二哥关系一直不太好，基本没什么往来，然而基因慢慢发酵，我们居然有了同样的声音。

50岁之前，虽然我也常回家看看，但是和父母很难找到共同话题。50岁那年，我突发糖尿病并发症，左眼差点失明。倒推病程，可能10年前，我和母亲就是糖友了，只是自己不知道。此后，我经常和母亲交流控糖心得，我送的水果、食品很精准地适合她，不像以前那么不走心了。

去年年底，我在体检中查出心跳过快，父亲许多年前就有这种病。此后，一向不苟言笑的他，有时能和我聊两三个小时。“不说我吃过的盐、走过的桥比你多，起码我治心病的经验比你丰富得多吧？”父亲找到了一种另类的优越感。有时药店做活动，父亲一次买十盒“倍他乐克”，会分给我五盒……今年初夏，父亲心梗去世了。他没来得及吃的几盒“倍他乐克”留给了我，几瓶脚气水留给了大哥，一点儿都没糟蹋。

一家人无论是否相亲相爱，都被一股莫名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公司干得不顺心，可以辞职；朋友间不对眼了，可以割袍断义。一家人之间，却没法真正互相“脱钩”，所以一定得好好相处，哪怕有时发生冲突，忍无可忍，不妨再忍一下。人生如白驹过隙，从出生到死亡，家庭是伴随我们一生的特殊团队。

